

JI XIANG HUA YUAN

吉祥花园

庞天舒 著



动物故事系列



大众文艺出版社

JI XIAN



90235226

UAN

吉祥花园

动物故事系列

庞天舒 著



RB673-63
大众文艺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吉祥花园 / 庞天舒著.

-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1. 1

ISBN 7-80094-909-5

I. 吉...

II. 庞...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60880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21号)

邮编: 100021

北京瑞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x1168毫米1/32 印张8.875字数223千字插页2

2001年1月北京第1版 200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定价: 15.00元



作者简介

庞天舒，女，满族，1964年12月出生于沈阳市，12岁入伍，成为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一名学舞蹈的小兵，15岁发表第一篇小说，19岁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专职作家至今。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地质科学院客座研究员。其作品多次获奖。

主要作品：长篇小说《落日之战》、《王昭君》、《生命河》、《最后的家园》；长篇纪实《探险神秘之地——一位军中女作家穿越罗布泊的手记》、《1949——最后的角逐》；科学人文著作《最深的颜色》；散文集《乘上那辆金马车》；中篇小说集《蓝旗兵巴图鲁》、《少女眼中的战争》；短篇小说集《大海对我说》、《星彩蓝宝石》；诗集《天舒和她的诸神》。

RB 630/13
174

目 录

重大决策	(1)
月光晚宴	(8)
一场闹剧	(18)
侦察与部署	(26)
伤心的朱丽叶	(34)
名猫之争	(43)
卧室探宝	(53)
巾幗女猫	(64)
弄巧成拙	(76)
狩猎爱情	(85)
西北狼	(95)
嫁祸于人	(106)
盛大舞会	(115)
深夜的表白	(126)
猫仔事件	(133)
情爱诡计	(143)
亚当的行动	(154)

战线转移	(163)
亚洲金猫	(173)
芬芳之夜	(183)
市长的雅兴	(194)
通晓兽语	(204)
嫉妒的火焰	(215)
祖母出山	(226)
奔向自由	(237)
骗子的孝心	(251)
作茧自缚	(264)
没有结束的故事	(274)

重大决策

春天开始时，大黑猫兜兜来拜访我们阴湿黑暗的鼠洞。

那是我们家族最惨淡的时候，一家老小正借住在祖母的娘家——一个贫穷小山村的贫穷山民的地窖里，祖母娘家已经没有什么亲戚了，只剩一位老得刨不动土的白毛老鼠，他是我祖母的哥哥，老头整日坐在洞的深处，对生活已无所求，随时听候着死神的召唤。但我们不同，我们一家本是大城市的鼠，曾与大黑猫兜兜共同居住在一户城里人家，日子虽不优越，可也汤水充盈，猫有鱼，鼠有米，时不时的，主人的柜子里还有点心和糖果供我们当零嘴解馋。后来，男主人官运受阻，两口子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战争，女主人咬牙切齿地发誓再也不给这个笨蛋蠢货做饭，男主人则抡圆拳头将家中的盘碗砸得稀碎，两人像两只斗红了眼的豹子，恨不能生吞了对方。大黑猫兜兜就说，这家不能住了，我敢断言，俩主人不久就会打到法院去离婚，咱们各奔前程吧。兜兜迈着他四条灵巧的小腿头也不回地跑了，我们也在第二天举家搬离了。我们又去什么地方呢？全家几十只鼠徒劳地在城里的高楼大厦间奔走，白日里被人追打，夜晚又被其他老鼠家族视为可恨的入侵者受到谩骂驱赶，在这种流浪的日子里，我们死了很多兄弟姐妹，那些刚出生的小婴儿在惊慌的奔逃中被抛弃。祖父母就商量，还是回乡下吧，广阔的山村总还有我们的容身之处，尽管生活清贫单调一些。就这样，一年前，我们回到了乡村，在祖母兄弟的地窖里安顿下来。

乡村总能弄到口饭吃，不至于饿死，但乡村并非乐园，乡村的猫个个具有捉老鼠的本事，他们贼溜溜地守候在鼠洞旁，一连几个小时潜伏着，一点生息都没有，在你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时，恶虎扑食一般擒获住你。如今的城里猫谁还去捕老鼠呢？城里猫优雅高贵，吃着主人烹调的精致饭食，或是商店出售的猫粮猫罐头，早丧失了捕鼠本能，像兜兜这类猫，不仅不会捉老鼠，还与老鼠和睦相处，兜兜从不视我们为天敌，我们自然也不畏惧猫，他甚至还时常与我们合作去偷袭主人的储藏室。初到乡村时，却叫我们大吃苦头，我们的小姐妹欢快地跑出洞，咯咯地笑着，甚至还冲猫们打着招呼，说你们好，可爱的胖乎乎的邻居们，这些膀大腰圆的邻居凶恶地盯着城里来的鼠小姐，然后一声不吭地扑上去咬死她们。我们再也不敢随意走出洞子了。夜晚，祖母沉重地叹着气，年轻女鼠们发出压抑的嘤嘤哭声，而我们这些身强力壮的年轻公鼠胸中奔涌着一阵阵激烈的情绪，我们是男子汉呢！可我们却不敢走出家门去给祖母母亲搞到食物！饥饿开始笼罩我们的生活，为了生存，我们不得不去冒险，一群公鼠勇敢地冲进猫们的埋伏圈。因此，每次觅食都有一二只公鼠英勇地献身，每次出洞前，全体女鼠都围上来，搂着我们生离死别地哭泣，把一串串泪水沾在我们的面颊上。

黑猫兜兜就是在这样悲惨的日子里意外地拜访我们，我们愣愣地看着他惊异地说不出话，那些乡村猫在我们心里播下的恐惧使我们在看到这位老朋友时也不住地打颤。

“喵，伙计们，都怎么啦？”兜兜眨着他金橘色的大眼睛，神采飞扬地说：“看样子你们过得很糟糕，个个瘦得皮包骨头，灰头土脸，再瞧瞧你们这快要塌陷的破洞子，这些破盆烂家什！”他走到祖父面前，俯身拍拍他的肩，“老爷子，你怎么混到这个地步？”

祖父叹了口气，蹲到地上，两只前爪蒙住脸，发出雄性悲怆的呜咽。祖母说：“兜兜，看上去你过得相当不错。”

我们这才仔细打量他，发现他个头长了不少，完全是一只英武强壮的猫，黑色的皮毛油汪汪的发亮，两撇小胡子神气地摆动着，这家伙一定是找到了一户富裕人家，肥吃肥喝了一年。黑猫在祖父的木椅上坐下来，沉重的身躯把这把椅子压得吱吱响，母亲送上一杯白水，说：“对不起，老朋友，我们连待客的茶叶也没有。”兜兜用胖爪子接过水杯，鄙夷地放到一边，“想不到你们这么寒酸！你们想听听我的生活吗？我不仅有茶叶香烟咖啡待客，我还有自个儿的餐室客厅卧房，我还有一部可以随意使用的电话，在夜晚与我的情人们谈情说爱，我吃的是超市里最贵的猫罐头，玩的是外汇店出售的猫玩具，我吃呀玩呀，喵，我是吃腻了也玩腻了，我要追求更高的生活档次……”

“兜兜，听上去你的主人是个有钱人？”祖母问。

“钱倒是有几个，但决不是富翁，也看不出以后能暴富的迹象，两口子都是从国外回来的学者，在大学任教，两个戴深度近视镜的书呆子。你们说，这样的家伙能指望他们发大财吗？”他清了清嗓子，又神秘地眨了眨眼睛，“就在前不久，我果断地离开了书呆子家，我给自己找到一个更好的去处，当然，这对你们也是天大的好消息，你们都竖起耳朵，仔细听着：咱们以前的主人，对，就是那个窝窝囊囊的傻男人和那个瘦得胸上能数出肋巴骨的蠢女人，俩公母的祖坟真就冒了一股青烟，那男人竟有模有样地当起了官，那女的也就顺理成章地做上了官太太！”

“兜兜，谁相信呵！就那俩男女？”我们一起问：“莫不是你听错了？”

“你们当我是墙角那个耳聋眼花的老傻子啊！”黑猫指着祖母的兄弟，缩在墙角里的白毛老鼠说：“有天傍晚，我在公寓前

的草坪上散步，忽然听到一阵熟悉的话音，这么抬眼一瞧，嘿，那不是我的旧主人俩男女吗？一年不见，俩东西从外表到精神全部焕然一新，男东西身着正宗的皮尔·卡丹西装，女东西一身上等的丝绒旗袍，脖子上的白金项链刺痛了我的眼睛，两人看上去心花怒放，扬眉吐气，并且我还看得出那瘦娘们儿在发福，瘦脸上的皱纹正被越来越多的油水鼓涨起来。我悄悄地尾随着两个东西，他们竟然拐进了本市的高档别墅小区——吉祥花园。起初，我以为他们是去哪位朋友家做客，谁料，那女东西竟然从手中的鳄鱼皮钱包里掏出钥匙从容地拧开了防盗门。就在这时，我听到屋内传出一串娇滴滴的猫叫，一只雪白的小波斯女猫出现了，女东西一看见她也娇滴滴地叫了一声：‘心肝！’她抱起女猫，亲得不得了。女猫一眼看到我这位不速之客，小姐的娇嗔变为泼妇的尖嚎，女东西回头，满面的慈爱也立即化做夜叉的凶相，‘噉！’她母狼一般叫：‘我见了鬼了！这不是兜兜吗？你这个吃里扒外没心没肝的死猫！还有什么脸面回来？我们倒运的时候，你招呼也不打夹着你的猫尾巴就溜了，现在看我们发迹了，住洋楼有汽车我老头当官了，我家祖坟冒烟了你又恬着你那张猫脸回来了！想跟我们享福？呸！这一年里你溜到哪儿现在还回到哪儿！再让我看见你我就打断你的猫腿，抓破你的猫脸！’女猫也跟着女主人尖叫：‘抓破你的猫脸！’男东西把他的媳妇推进门，说道：‘别这么大吵大嚷好不好，跟个猫你犯得着吗？让左邻右舍听到还当你跟什么人吵架呢，咱们现在不是普通人了，咱们是戴乌纱的。’防盗门关上了。我就在那一带溜达了一会儿，跟在吉祥花园居住的一些宠物们打听清楚了，那男东西的确当了官，他的乌纱倒不很大，问题是他的位置很重要，很多人要想办成很多大事，必须要经他点头，他手中的那支笔价值千金哪！”

“兜兜，他再发迹，问题是你怎么回到他的家呢？他媳妇那

样痛骂了你一顿。”

兜兜两爪卡腰：“女东西自然不会要我，但我有一条锦囊妙计，让她不要也得要。”

“什么妙计？”我们睁大眼睛。

“去追求她的小心肝，我要让那波斯小女猫如醉如痴地爱上我！”

“这……怎么可能？”祖母道。

“怎么不可能？”黑猫不满地：“老太婆，我看你真是老糊涂了，凭着本猫的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和足智多谋，别说赢得一个女猫的芳心，十颗芳心也摘到手了。告诉你吧，老婆子，在那书呆子家，我可没有让光阴虚度，我读了古今中外好多爱情名著，尤其喜爱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我通篇都能背诵下来，《哈姆雷特》的精彩道白我也倒背如流。我胸中装满了爱情的诗句，你们说，这世上还有我兜兜征服不了的芳心吗？”

我们说不出话，心中叹服兜兜的雄心壮志，而我们，对世界早已没有这份勇气和热望，更谈不上什么追求了。

“嗨！打起精神来，老朋友们！”黑猫大嚷：“我今天到这里来，是要你们同我一起回家，咱们必须回到属于咱们的地方去，一同狩猎主人的储藏室，共享美食，分享快乐，多好多开心！那样的日子才有滋有味哩。”

“可是……可是……”祖母喃喃。

“我需要你们，老朋友！”兜兜跳起来，伸出两爪：“没有鼠的帮忙，我一只猫很多事儿都干不成，我需要你们团结协作步调一致的团队意识，需要你们任劳任怨踏踏实实的工作态度，我一向认为，你们鼠类社会和蜜蜂、蚂蚁社会是地球生物中进化得最完美的社会，人类社会远远不能与之相比，人类彼此间的欺骗、狡诈、阴谋，他们中只会出现优秀的个体，当然，在某种理想和

主义的召唤下，也会阶段性地出现某支优秀的整体。可你们，老鼠、蜜蜂、蚂蚁，在你们的基因中，就存在着优秀的品质，你们打一生，骨子里就充满着随时准备为团队献身的悲壮的自我牺牲精神，这太可贵了！我从来视你们为我高贵的朋友而不曾动过猎杀你们的念头。”

“兜兜，谢谢你对我们的评语，”祖母擦着湿润的眼睛，感动地说：“我……我甚至这辈子也没听过这样的赞语，我一直为自己是一只老鼠而羞愧，真的，老天为什么不让我生为别的物种呢？比如一只漂亮的狗，一只美丽的猫，堂而皇之的在人类整洁明亮的家中作宠物，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卑琐地活着，在人类的墙洞里过着可耻的行窃生活。”

祖母的话语引来一片唏嘘之声，我们心酸地望着彼此的灰老鼠脸，我们都有一腔说也说不完的悲苦。

“不，我的好祖母！”兜兜张开他浑圆强壮的猫臂，热情地拥抱着祖母：“你应该为你的种族自豪，为你自己骄傲，还有比你更了不起的祖母吗？你成功地繁育出这么一个庞大的家族！说到什么行窃，呸，按动物法则，这不过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适者生存’规律，此种猎食方式，一点不可耻，我们要生存下去，就得填满自己的肚子，人类用他们的水泥城市占据了我们的森林草原，把我们纳入他们的屋檐下，猫狗有幸成为人类的宠物，被人喂食，鼠只能去偷，这是鼠的唯一出路。”兜兜跳到祖父的木椅上，椅子又发出一阵吱咯的响声，黑猫大声道：“打起精神来，老朋友们，跟着我兜兜大干一场吧！你们想那吉祥花园多富有它就多富有，喔，那些名牌汽车、夹着皮包的大款、忸怩作态一掷千金的女人，还有盛满货物的大超市，数不清的美食……啊，馋死我了！喵！”黑猫尖嚎一嗓子，椅子散架了，把他跌了个四脚朝天。

那天，兜兜走后，祖母领着我们召开家庭会议，我们年轻的鼠男鼠女都主张回到城市，我们在那里出生长大，在人类的水泥森林中，我们如鱼得水，游刃有余，我们知道怎样钻墙打洞偷取食物，我们的嘴巴已经习惯城里人的美食，我们要回去，那里是家呵。但祖父同几只老公鼠却不愿走，他们太老了，说自己禁不起长途旅行，没准会死在搬迁的路上，他们宁愿呆在乡村寒冷的地洞里，过着贫困的生活，“这样我们还能多活几天。”祖父说，他又转向祖母：“你随孩子们去吧，你的身子比我壮实些，你一定会活着走回城市，孩子们需要你，有你在，我们的家族才会凝聚到一起，孩子们就不会四散而去，流浪度日。”

“老伴！”祖母捧住祖父的手哭了，“我们不能分离，我们还不曾有一天分开过呀！你忘记咱俩生死相依的誓言了吗？”

祖父笑了：“我没有忘，但对我们的种族来说，生存和繁衍比誓言更重要。走吧，亲爱的老伴。”他深情地拥抱着祖母，“不要挂念我，我会在这个洞子里寿终正寝的。”

这晚，祖母做出重大决策：迁回城市。

接着，我们一一拜别祖父，连夜踏上了行程。

月光晚宴

我们昼伏夜出，一路小心翼翼，即便这样，我们还是损失了一少部分的家庭成员，他们是被荒野的猫头鹰和野猫抓去做了晚餐。但我们总算到了目的地，兜兜描绘的那座富有的吉祥花园，我们从没有见过这么美的花园房子，就像童话王国一样，一幢幢白色的小房，顶着红色的盖子，座落在缤纷的花园里，小区正中还有漂亮的雕塑喷水池呢，一个姿态优雅笑容明媚的裸女，修长的手臂擎着水罐，清澈的水花由罐中喷向半空，水珠在阳光下像无数颗晶莹的珍珠在闪闪发光。我们伏在草丛里屏息凝看，如同在看一道瑰丽的虹，生怕它会突然消失。

兜兜在他的临时住处——主人的房后迎接我们，他围着我们打量了一圈，说：“看得出，这是一次危险之旅，你们减员不少，活着的个个瘦弱疲顿，不过，这一切都属于正常现象，我相信你们种族旺盛的繁育力，只消二三顿饱饭，女鼠们就会恢复体力，生下一窝窝健康的小鼠。好啦，日落时，我给你们接风洗尘，让你们痛痛快快地大吃一顿，然后，你们知道在哪儿挖掘你们的地洞，建你们的窝。”

夕阳西斜，小区亮起灯光，城市的夜空闪烁束束神秘的霓虹，黑猫出现了，他用嘴巴叼来一只塑料袋，里面是他为我们准备的主食面包、奶油果酱、薯条、巧克力、曲奇……天呵，我们欢呼起来，我们足足有一百年没见过这样的美味了，看到这些美食，我们才真的感到自己踏进了城市，眼前的花园别墅不是一道

瞬间即逝的虹，对于我们来说，城市就是巧克力，城市就是曲奇饼。

“亲爱的兜兜，我们不知怎么感谢你！”

“你对我们太好了！”

家族的年轻女士们纷纷去拥抱黑猫，把感动的泪水洒在他黑缎子似的毛皮和神气的小黑胡须上。

“不要客气，咱们是一家人，你们是我的兄弟姐妹。小姐们，你们赶快摆餐桌吧，煮咖啡也是你们的事，这套名贵的法式咖啡具是我花了三个晚上从书呆子家一件一件地偷出来的，我虽然还没有被旧主人接纳，暂时栖身他们房后的这块草丛，可生活档次不能降低，各种生活用具要一应俱全，瞧，那只漂亮的篮子是书呆子两口子为我买的睡床，那只彩色餐碟是女书呆子送我的圣诞礼物，那套精美的银质刀叉原本是属于男书呆子的，但我实在喜爱它们，就拿走了，因为在他家的一年多，他们把我的嘴巴调理的完全西化了，所以我必须要有一套刀叉。”黑猫绅士般挺着胸脯在草地上踱着步，一边洋洋得意地给我们展示着他从书呆子家偷来的华美用品，令我们不时发出羡慕的惊叹，小姐们更是噤噤喳喳叫个不停：

“呀！兜兜，这是你的领带吗？多阔气呀！”

“喔！你的香水是正宗的法国货哩！还有这雕花的梳子，这套小巧的剪刀……亲爱的兜兜，你真把我们的眼睛都看花了呢。”

“美丽的小姐们，你们可以使用这些香水和梳子去梳洗打扮一番，我甚至还可以为你们提供口红和眉笔哩，你们统统妆扮起来，要知道晚宴如果没有小姐们光彩照人的脸蛋是会失色不少的。”黑猫热情地说。

小姐们高兴极了，一拥而上，抢夺起化妆品。

黑猫转向我们男士：“我并不只会讨好女士，我也为男子汉

们准备了令你们惊喜的东西。瞧，这只精美的瓶子装着什么？法国葡萄酒，酒名响亮极了——路易十三，商场上的价格超过千元，这是我从这栋房子里弄出的，是别人给咱们的旧主人——那个男东西的贡物。”

这时，一条黄毛大狗出现在房后，黑猫招呼他：“喂，骗子，你过来，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朋友们。”

大狗夹着尾巴，表情谦卑地走到黑猫跟前。

“他是我的跟班，或者说是我的秘书。”黑猫说道：“他名叫骗子，不过，他可不是真骗子，他本性善良醇厚，温顺得简直不像狗，可他的身世却是人类的一场骗局，当他还是一只嫩黄的毛绒绒小狗时，被狗贩子拿到狗市上去出售，狗贩子把它吹成世界名狗，说他将来会长成一只雪白的卷毛袖珍小狮子狗，他的身躯不会超过一个小板凳。住在这别墅里的一个阔太太就出了大价钱买了他，心肝宝贝地疼着，谁知，他食量和身子越来越大，半年不到，竟长成了一个庞然大物，哪里是卷毛袖珍，完全是地道的庄稼院看门土狗。阔太太气得大骂骗子，可真正的骗子，那婆娘自然找不到，他就成了狗贩子的替罪羊，婆娘的火全都烧在他身上，他成了可恨的骗吃骗喝的大骗子，他被赶出小洋楼，没处可去，要知道一条大狗不像猫那样好藏身，城里的狗肉馆瞄着他，警察也不许他乱窜，野狗们会被一棒打死。我遇到了这家伙，我正好需要一位大块头做我的帮手，为我干力气活儿，他跟着我不会有危险的，而我的智商又足以保护他的性命。你们看，到目前为止，他的表现令我十分满意，这瓶名贵的葡萄酒和晚宴上的美食就是我偷到手后，由他强有力的嘴巴叼出去的。”

大狗敬佩地望着黑猫，伸出长舌讨好地舔舔他的小胖腿。

夜晚降临了，月亮挂在树梢上，空气中弥散着咖啡和葡萄酒混合在一起的香气，黑猫称之为高雅浪漫的香气。我们吃着喝

着，从没有如此开心。祖母也兴奋极了，葡萄酒使她面色泛出少女的绯红，她说：“多好啊！亲爱的孩子们，这样的月夜，这样的晚宴，让我回想起我年轻时的很多美好时光，你们的爷爷，那会儿他还是一只英俊的公鼠，常在月夜的梧桐树下向我唱古老情歌，也是在一个月夜，在清雅的酒香中，我做了他的新娘。”

“啊！”酒兴正酣的黑猫跳起来，“年轻是多么好，生活是多么好！让我们尽情享受生命的快乐吧！”

“喵！”一声尖厉的猫叫，就见一只雪白的波斯女猫跃上阳台的栏杆，她瞪着一双漂亮的却又十分凶狠的蓝眼睛扫视着我们这群鼠，“真是无法无天！哪里来的贼鼠竟敢在我家后院放肆？喵！我要用我的厉爪挠你们的鼠脸！”

我们吓得惊慌失措，正要四散逃命，黑猫一摆手：“不要怕，她不过是吓唬你们，事实上，她胆小得像你们鼠类的婴儿，她还从没有迈出过楼门一步哩。”黑猫仰起头，换了一副动听的甜嗓子对她说：“呵！这是谁？月亮女神降临凡间了吗？”

这声恭维让小女猫凶态散去，摆出一副女神的派头，“嗯哼。”

黑猫伏在祖母耳边小声道：“等着瞧吧，老祖母，你将会看到一位出色的情郎，比你家老爷子年轻时更胜一筹。嘻嘻，喵！”他迈着猫类特有的轻捷步态，跃向女猫：“尊贵的非凡的举世无双的天上人间难觅的姑娘！”

“嗯哼。”女猫优美地转动着长发披拂的漂亮猫头。

“难道你没看见夜晚的玫瑰正为你开放吗？夜来香也在为你吐露芬芳，还有我的心我的血液在为你燃烧，你就真的视而不见，端庄着高高在上，而不可怜我这个游吟诗人黑夜的歌手？”

“你到底要怎样？”女猫开口说：“你曾经逃离了我主人，你是这个家庭的背叛者，现在恬着脸回来，昨天说自己是黑夜王